

四季恋歌

ijiliange

寻秋

□杨依留

夫是难分辨的,倒不如骑上那辆半旧的自行车出去转转,看看野外的秋是哪般模样。

城东湿地公园的青枫、黄栌、白桦,一概只是浓烈的红,红得像火,像酒,像血。我想,它们昨夜大概一起误饮了什么毒药,才这样齐刷刷地发起热了,在生命的最后,发出看透红尘的哀吟。银杏、槭树、榆槐,一概只是浓烈的黄,黄得似清朝的旗,似地下的土,似濒死的人的脸。料是它们前几天感染了病毒,集体得了“黄疸型肝炎”,在风中似肝性脑病患者般痉挛起来。

看来真的是心情不佳的缘故,什么景致都提不起兴致。

闻听浮龙湖畔,“福寿岛”菊花开得正艳,不如去看上一看。

那园子是新建的,收门票。买票进去,远远望去,花团锦簇,在这个残秋的季节实属罕见。急忙走近细看:菊花是被移植在盆

里的,一串红、迷迭香、洋桔梗……有序地排列出主人事先预订的图形。花下的土壤水湿、水湿的——整个园子不过是一个大花瓶,这些花不过是从别处买来,插在花瓶里罢了。顿时兴趣索然。

猛然间想起我的寂园来。现在的它,不知道颓废成什么样子了。算起来,今年我只进寂园两次。一次是玉兰花期正盛时,一次是赏海棠花事时。偌大的园子像团火,蓬蓬勃勃地燃烧着。两次都是因为受不住窒息般的浓烈,逃也似的离开的。

犹豫再三,还是在—个黄昏,我走进寂园。

不去看东舜河畔的蒹葭苍苍,不理睬脚下的枯败叶黄,更不去看褪了衣衫的玉兰和憔悴了的海棠。两年前曾在这个时候来过,记得园子西北角有一片木瓜树林,因无人采摘,木瓜一股脑儿坠在厚厚的落叶上,此刻也应该和两年前一

吧?便漫不经心径直去那片木瓜林。

夕阳很美、很亮,透过海棠树枝照着,眼前的枯草、败藤、黄叶在霞光中斑驳。

噢,脚旁是什么?红中有紫,紫中泛白,还呈喇叭状。俯下身仔细端详,噢,是牵牛花。禁不住蹲下来认真观看:娇小、鲜艳。就一朵吗?嘴,不远处还有一朵,前面还有,一片接着一片,像调皮的眼睛看着我,在落叶与草丛里一闪一闪,它们自由地开放着,不骄不媚,不卑不亢,不温不火,端庄淡然。有丝丝暖意流淌在我心尖。这弱小的生命是怎样耐得住寂园的冷清,又怎么躲避这暮秋的风刀霜剑?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凭着什么样的勇气才能绽放这般烂漫?

若是把人的一辈子分为四季,我这般岁数,应该归属于秋季。在我的秋季里是不是也应该活出一朵朵、一丛丛、一片片牵牛花的样子呢?!



长河浪花

changhelanghua

午后(外二首)

□周长文

桌子上,与杯中水对视的
 是一个个静置的名词,或一个
 被称作“我”的代词

定格的沉思,被“滴答”的时钟
 反复擦洗,这微微的声响
 让时间有了起伏和波动

白墙和白云,小心地维持着
 沉默的平衡,时针以固执的姿态
 一圈圈追着时间奔跑

有凉凉的风吹来
 杯里的水微漾了一下,让我的心
 陡生一丝莫名的感动

摸

这些年,我一直在摸着前行
 像佛者摸着吟经著文,像野草
 摸着攀爬,试图摸到未来的光阴
 但更多时候,是在摸自己的良心

我相信明天,相信岁月纵然老去
 文字,依旧可以触摸万里山河
 横平竖直,托起千秋道义
 解读草木一生的无怨无悔

野草自野
 我注定是个与草为伍之人
 愿意交出卑微的头颅、自由的灵魂
 并用一身的骨头,摸着擦响
 生活最柔软的部分

提灯的人

谈不上什么困与难
 提灯的人,双手擎起来的
 只是心中的一个善念

更说不上什么高尚和平凡
 提灯的人,照亮的是此岸与彼岸
 唯独自己的影子照不见

多年以前,父亲手中的灯
 一直在梦里闪呀闪
 直到今天,依然清晰可辨



自秋风乍凉,我像换了个人似的,心绪躁躁的,闷闷的。除日常工作外,感觉百无聊赖,不做他思,连过去喜欢诵读的《金刚经》也读不下去。

总是要寻法子,让自己静下来。

宋词是断不去碰的,那些悲秋伤春的句子,刺得人眼生疼。去读读唐诗吧,学学格律,练练平仄。窃以为平仄大概是说音的阴阳,平指阴,仄为阳。万物原本都分阴阳的。那么秋属阴还是属阳?我今秋的思路又属什么呢?愈想愈多,愈发不安起来。

凭我这三脚猫般的功

心香一瓣

inxiangyiban

雨的遐思

□郭颜蕾

俗话说:“一层秋雨一层凉,秋雨绵绵秋意长。”秋分过后的这段光景,虽然仍有些许夏末的余热,但风中已有初秋的微凉。雨似乎有神奇的魔法,催季节变换,又能在不同的时节展现它不同的风格。

春天的雨最适合漫步。我总这么认为,撑不撑伞无所谓,因为春雨比较细密,如朱自清先生所述:“像牛毛,像花针,像细丝。”这样的雨一般来说是无需雨伞来点缀的,走在大街上、小巷里,脚步悠闲,大可不必担心会被淋出病来。雨丝如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拂过,令人神清气爽,好不惬意。

如果说春雨如一位大家闺秀般娴静、平和,那么夏天的雨就好似一位雷厉风行的汉子,干净、利落。夏天很少有连阴天,通常是一阵狂风扫落叶后,骤然变黑的天空会响起几声炸雷,随之而来的是如黄豆般大小的雨点,“噼里啪啦”地砸向尘土飞扬的大地。一转眼工夫,地面就汇成一条条小溪,并不时溅起串串水花。这时如果不撑伞去户外散步,怕是

一出门就被倾泻般的雨水淋个通透,再好的心情也会跑得无影无踪吧。好在不一会儿,雷声便会渐行渐远,风卷着残云不知去向,太阳又开始炙烤大地。如果不是地上还留有一汪汪水洼,倒可能会生出未曾下雨的错觉。

小时候,每当夏季来临,我都期盼着下雨。远远听到雷声,就忙不迭地在院子里布置好脸盆、旧水桶,最重要的是在我屋的窗外放一只碗,一只空着的搪瓷碗。一切完毕后,立即跑回已被乌云遮蔽而变得阴黑的小屋,坐在窗前静等雨落。大多时候我都能如愿以偿,听着院里节奏不一的雨打脸盆(水桶)声,俨然一首奏鸣曲,气势不凡。而窗台上的落雨声,清脆激越,虽无“雨打芭蕉”式的雅趣,但也大有“嘈嘈切切错杂弹,大珠小珠落玉盘”的意境。汪国真曾在—篇文章中写道:“有时,外面下着雨心却晴着;又有时,外面晴着心却下着雨”。雨可以弥漫一种氛围,这大概也与人的际遇有关吧!“少年听雨歌楼上,红烛昏罗帐。壮年听雨客舟中,江阔云低,



断雁叫西风。而今听雨僧庐下,鬓已星星也。悲欢离合总无情,一任阶前,点滴到天明”。在这首词中,雨贯穿了整个人生,只是在不同的人生命阶段对生命和生活的感悟存在着很大的不同。有雨的日子总会平添许多愁绪,或者说弥漫着伤感与压抑。从南唐后主的“帘外雨潺潺,春意阑珊,罗衾不耐五更寒。”到南宋女词人的“梧桐更兼细雨,到黄昏,点点滴滴。这次第,怎一个愁字了得?”字句中无不透露着凄楚之情,不能否认这雨从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吧?

有雨的时候心烦,没雨的时候却又盼雨。地里庄稼需要雨水的滋养,而人们也期待一场雨来驱散空气中的干燥,污浊。一场雨过后,被晒焉了的庄稼变得精神十足,叶子绿得发亮,空气也格外清新。

雨是天使,是落入凡间的可爱精灵,它促使万物生长,让我们看到生命的力量,也使人们生出许多感慨,从而留下千古名篇。有雨的夜晚,聆听细雨敲窗也不失为一种享受。如果没有雨,静静地回忆不也是一种珍重吗?